

海軍世家

林遵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

海军世家

林遵

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

◎ 杨肇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军世家林遵/杨肇林著—北京：华艺出版社，
2010.1
ISBN 978-7-80252-227-5
I. ①海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林遵(1905~1979)—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1903 号

海军世家林遵

作 者：杨肇林
责任编辑：薇薇 立法
出版发行：华艺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邮 编：100083
电 话：010-82885151
印 刷：
开 本：1/16
字 数：293 千字
印 张：24
版 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52-227-5/1·518
定 价：38.00 元

华艺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目录

CONTENTS

镇江 · 1948 年

他有“神仙法”，我自“鬼画符” / 3

“周恩来同志请你归队！” / 10

“斫去桂婆婆，人道是，清波更多” / 18

有顶“红帽子”的海军上校 / 22

烟台 · 1924 年

海的洗礼 / 29

风暴中的海燕 / 32

身陷囹圄，心骛八极 / 40

啊，八闽山水 / 45

扑茨茅斯 · 1930 年

“孺子可以教也” / 55

从学会使用刀叉开始 / 59

学成一个“海军通” / 61

潜艇舰队梦断柏林 / 66

万里请缨 / 70

秋浦河 · 1939 年

79 / 竹林如海

87 / “暗中时滴思亲泪”

102 / 全力营救

107 / 两难的抉择

迈阿密 · 1945 年

113 / 华盛顿，雪花飞舞

116 / 嘉陵江上的回声

122 / 青年军官的冲撞

125 / 士气涣散的队伍

128 / 《叛舰喋血记》的翻版

134 / 首次登舰

138 / 双喜临门

141 / 惜别迈阿密

150 / 在“密苏里”号战列舰上

东京湾 · 1946 年

159 / “艄公不努力，耽误一船人”

167 / 在巴拿马运河区

170 / 谁先到达美洲

174 / 华人和美国西部

“阿洛哈!” /	177
台风的检验 /	182
历史的反思 /	187
在《马关条约》签约旧址 /	191
冰冷的挹江门码头 /	201
家是避风港 /	207

南沙群岛 · 1946 年

南海,军情紧迫 /	211
“前进舰队”秘密出航 /	219
继续清末水师的航程 /	229
直向南沙群岛航进 /	237

芭斗山 · 1949 年

忽然“冷板凳”,忽然委以重任 /	253
金山寺下江流滚滚 /	257
历史弄潮者的启示 /	263
一波三折 /	269
原来是老相识 /	273
石头城里的盘算 /	279
又生和平幻想 /	284
再也容不得犹疑 /	292

- 299 / 桂永清“釜底抽薪”
311 / “一鸟在手，胜于二鸟在林”
323 / 突然发生哗变
335 / 红旗升上军舰主桅
344 / 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
356 / 中国军队三代进步的延续

东亭山·1978年

- 365 / 把臂之间，已成莫逆
369 / 桃花汛旺发的时候
372 / 他留下念想，留下思索

镇江

1948 年

中国命运决战时刻，国共最高层同时关注“拱卫京畿”的舰队司令。一个有顶“红帽子”的海军上校来到军舰上。有分教：“不因渔父引，哪得水龙吟。”



他有“神仙法”，我自“鬼画符”

镇江，长江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。暮霭中，江流滚滚，水随天去。

风雨欲来，天压得很低，叫人透不过气来。林遵心情十分烦躁，抑郁不开。他站在“惠安”号军舰的舰桥上，四顾茫然。直希望来一场暴雨，冲破这压迫人的闷气。

天上，漫起了火烧云，远处，响起了夏日的闷雷。

时局如同这积郁闷雨的天气，酝酿着风暴。海防第二舰队从悉数撤入长江起，就已经名存实亡。他这个舰队司令奉命在长江布防，拱卫京畿，说得难听一点，就是看家护院了。眼下，战火正在逼近，面对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凌厉攻势，国民党军只能固守长春、沈阳、锦州三点，变成了三只困老虎。而且，沈阳和锦州之间，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了联系。近在咫尺的济南，也已传来正在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消息，凶多吉少。在长江布防，阻挡人民解放军的步伐，可以说迫在眉睫了。

江风浸人，江声如吼，林遵望着浩荡大江，回流曲折，烟水苍茫，沙渚沉浮，江水被阻，闷声呜咽。一如他现在的心境。他十分气恼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还在搞排除异己，又要再派一批陆军的人来舰队，实际上，都是派来监视他林遵和舰队的特务。

这个舰队司令并不是林遵自己要当的。自从1946年8月，他带领八艘



军舰从美国回来，受到陈诚冷遇后，便收拾起振兴中国海军的打算，但求远离内战，躲开是非之地。陈诚去了东北，换上桂永清当海军总司令，海军照样是江河直下。1947年7月4日，蒋介石发布了“勘乱建国”动员令，明令扩大内战，林遵更加宁愿当有职无权的点验主任的闲差。可是1947年年底，桂永清突然宣布命令，任命他为海防第二舰队司令，这大出林遵意外。坐了几年“冷板凳”，忽然间被想起来，加以启用，还给了个舰队司令，是福是祸？难以逆料。

林遵用英语在心里喊出第一时间的感觉：Pull someone else's chestnuts out of fire。这是要他为蒋介石“火中取栗”啊！他不知道桂永清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，安的是什么心？桂永清猜忌一切，怎么会让他出任这一职务呢？到底是辞谢还是接受？他一时拿不定主意。接受吧，难免落入桂永清的圈套，卷入自己深恶痛绝的内战，不接受吧，必然引起桂永清的怀疑和恼怒，前途堪虞，甚至连饭碗，身家性命都可能不保。他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林祥光，原来是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，一心想在美国海军帮助下，训练、培养中国的海军人才，担任了在青岛海阳路开办的中央海军训练团主任，只因为对桂永清当海军总司令不肯买账，突然被抓去，再由桂永清派出特务罗织罪名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叫人不寒而栗。“殷鉴不远”，何去何从，前路彷徨。

桂永清召见林遵，开口就表白说：“我对你们部下是一视同仁的。我知道下面有许多流言蜚语，说我有偏有向。但是，你虽然是福建系，我一样重用你！下面福建籍的舰长、部门长和水兵很多，让他们看看，在我桂总司令的手下，只要听话，都是有前途的！”

这是不打自招。原来桂永清任命他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，为的是笼络人心，为的是缓和海军的派系摩擦，为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。



林遵推辞说：“感谢总司令看得起我，只是我才疏学浅，恐怕难当重任，有负重托。所以，还是请总司令另选贤能。”

桂永清不高兴了，说道：“难道叫我收回成命不成？我看你为人还谨慎，我看就是你了，就不要推辞了。”

林遵还是推辞说：“请容我再想一想。”

桂永清不由分说道：“还想什么，有人想当这个司令，还当不上哩！你马上到职履新，不要辜负党国的信任。”

林遵沉吟了一下，觉得推辞是不可能的了，好在海防第二舰队的防区从长江口向南到广东沿海，远离正如火如荼的内战战场，舰队司令部驻在上海，暂时还没有被拖入内战的危险，便表示接受任命。说：“我只有从命，勉为其难了。”

桂永清说：“那好，党国正是多事之秋，我们都要尽忠党国。我会派一些人到第二舰队去帮助你，他们虽然不懂海军，但都是很可靠的，你可以依赖他们做事情啊。”

林遵心里叫苦不迭。他知道桂永清暂时要用他，但是，又很不放心他，他所要派来的人，八九不离十都是派来监视他的特务。本想拒绝，转念一想，这是桂永清一贯行事的作风，即使拒绝也无济于事。既然不可避免，不如以之换取自己用人的权力。

林遵趁机提出说：“为了加强技术力量，请求选调几个熟悉海军技术的军官到第二舰队来做轮机、参谋、航海工作。”

桂永清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既然是加强技术方面的工作，在职权范围内你可以选调。”

林遵趁机把他信任的阙晓钟、欧阳晋、戴照愉等调来海防第二舰队。

林遵仍然五心不定，忐忑不安，找到自己敬重的老朋友周应骢，向他讨



教。他满心忧虑地说：“我怎么办呢？请老兄有以教我。”

周应骢却调侃说：“祝贺你荣升啊！”

林遵说：“我已经急得六神无主了，你还取笑我。”

周应骢反问道：“你能够拒不就任吗？”

林遵说道：“我试过了，不能。”

周应骢干脆说：“那就受命！”

林遵慨叹说“‘江头未是风波恶，更有人间行路难’啊！我料定前途凶险，危机重重。”

周应骢说：“危机危机，转危险，成机会。”说着，更语带玄机地说：“桂永清有权有势有爪牙，他有他捆人的‘神仙法’，你何尝不可以来个‘鬼画符’？！”

林遵想了想，心领神会，顿觉大悟，说道：“多谢赐教！”

周应骢补充强调说：“他们信仰的是‘有枪便是草头王’，我们也要有人有船，要紧紧抓住，千万不要放手啊。”

林遵用一句英文谚语回应道：“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wood.——一鸟在手，胜于二鸟在林。多得不如现得！”

想到这里，林遵要戴熙愉参谋发信号，叫舰队总轮机长阙晓钟立即来“惠安”旗舰。

按照桂永清命令：海防第一舰队担负长江口至江苏江阴段的江防；海防第二舰队担负江苏江阴以上至江西湖口以下 500 多公里的江防。预谋以军舰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。桂永清的真正意图完全暴露。从这一部署，林遵也看到了国民党军形势危殆。

后来，桂永清更命令海防第二舰队将司令部从上海移至江苏镇江。这又是桂永清加强控制的一招。镇江离南京咫尺之间，便于桂永清随时节制。



林遵把舰队司令部机关安在迎江路一幢房子里，由舰队参谋长麦士尧坐镇，他自己则住在旗舰“惠安”号上。“惠安”舰原来是日本海军“四阪”号护航舰，排水量 1020 吨，1944 年建造。日本投降后，由中国海军接收。

“惠安”号锚泊在江心。一方面，这是海军传统，也是林遵个人的习惯，当然，更有尽可能摆脱受制于人的用心。

戴熙愉是林遵在美国迈阿密结识的小老乡，又是跟随他一起在“前进”舰队收复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时的航海参谋，是深得林遵信任的青年军官。

阙晓钟和林遵既是同乡，又是同学，抗日战争时，又同在皖南对日本海军进行水雷战。阙晓钟所在的大队曾经与新四军配合作战，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有所接触和了解。他向林遵谈起过新四军对水雷战的协助，对新四军的战斗作风和纪律大加称赞。林遵对他的爱国思想和进步倾向有深刻的印象。

当着蒋介石发布“戡乱”动员令，全中国再度陷入战火纷飞，生民涂炭，万劫不复的境地的时候，一天，林遵郁闷难遣，又来到上海阙晓钟家。他是阙家的常客，只见欧阳晋和几个福建老乡也都在座。林遵和他们叙旧，感慨时事。他们有许多话说，有许多共同语言。

林遵提起话头说：“现在，《中央日报》和电台广播天天说‘大捷’，‘消灭’了共军多少多少，事实上，国军却因为战场上连连打败仗，不断地撤换大将。你们看，陈诚在东北打了败仗，被撤职，换了卫立煌。4 月里，国民大会期间，在会上都喊出了‘杀陈诚以谢天下’的话。这当然又是上层在相互斗法。但是，也看得出前线吃紧，每况愈下啊。换了卫立煌去东北，我看也是凶多吉少。”

阙晓钟说：“关内也是连连打败仗啊。”

林遵继续说：“现在，东北的 13 个正规军，不说是岌岌可危吧，也是被陷



住了，动弹不得了。我最近还看到《观察周刊》上一篇文章，大意说：始终将东北这块肥肉当作私产，……多是为淘金而来，看着东北又噱头、接收、劫收、搜劫。沈阳有三多：军人结婚的多，军人挎密斯的多，军人跳舞的多。这种英雄与美人，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，距离太远。本地人哪能不眼红，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。你们看，写得够辛辣的吧？文章真正是一针见血！时局堪忧，前途莫测啊！”

阙晓钟深有同感说：“我们几个福建老乡搞了个‘仁社’，经常有聚会。大家谈起来，也是忧国忧民，不晓得这时局会怎么样发展？更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看国民党是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前些时，有人提出应该找共产党！可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。有人提出一个想法，派一个人到香港去找李济深，通过他或许能够找到共产党。”

李济深是国民党的元老，但他反对蒋介石的政策。林遵听阙晓钟这样说，心中一动。但在当时，他认为这仍然不是万全之策，只是听着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现在，桂永清逼人太甚，他准备问问阙晓钟有什么消息。

阙晓钟乘交通艇来到“惠安”号，走进司令舱，林遵示意他坐下后，向他说：“桂总司令今天通知我，还要派一个陆军出身的党务工作人员到舰队来。同时，再派一个陆军警卫排来加强防奸警卫。你看，怎么办？”

阙晓钟皱起了眉头，说道：“这明摆着是对你林司令不信任，对我们闽系不信任，对海军不放心嘛。”

林遵分析说：“桂永清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他是有野心的。他知道，中国海军‘无闽不成军’，还有广东的，还有电雷系，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，他是图谋在海军里拉起一个‘黄埔陆军派’，好取而代之，由他完全控制海军。”他忧愤地说：“在桂永清手下，海军被毁了，我们也被毁了。他这样倒行逆施，这样胡来，已经把海军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”



阙晓钟问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林遵果断地说：“不能坐以待毙。”

阙晓钟说：“司令有什么打算？”

林遵说：“一部《水浒传》，英雄聚义，没有一个不是官逼民反的啊！”

阙晓钟点头说：“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！”

林遵压低声音，郑重说：“我记得你上次曾经说可以派人去香港，通过李济深找共产党联系的事情，有什么眉目没有？”

阙晓钟也郑重地说：“那只是当时一个想法，还没有去做。现在，倒有一条近便的路。”

林遵问道：“什么路？”

阙晓钟说：“现在，学生运动热火朝天，肯定有共产党活动。我的三弟阙巍观在江苏学院读书，他们学院已经从徐州迁到了镇江，他说可以在学生中找到共产党的关系。”

原来，阙巍观是江苏学院经济系三年级学生，与同学吴平等组织了一个“忠友社”，还组织了一个“时事研究会”，开展进步学生运动，反对国民党镇压。吴平表示，在毕业后要去解放区。阙巍观曾经向他大哥阙晓钟说，可以托吴平去解放区找共产党的关系。

阙晓钟把吴平的情况告诉林遵，林遵反复考虑后说：“可以托吴平去解放区找共产党，只说他了解到第二舰队倾向起义，希望联系。但是，一定要告诉吴平，只能在真正找到共产党的高级机关后，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而且，必须绝对可靠，绝对秘密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要叮嘱吴平，这件事情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是很危险的，是要掉脑袋的。”

于是，吴平受林遵、阙晓钟的重托，和他的爱人曹一飞秘密离开镇江，北上解放区，寻找中国共产党。



吴平、曹一飞辗转来到刚解放不久的山东济南，正赶上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招生，他们报名投考。进入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后，吴平、曹一飞立即向校长韦恂汇报说：“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倾向起义，司令官林遵、总轮机长阙晓钟委托我们向中国共产党转达他们的意愿，希望能够取得联系。”

韦恂详细询问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情况，立即向上级机关作了汇报。

“周恩来同志请你归队！”

林遵寻找中国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也正关注林遵，寻找结识和接近林遵的渠道和机会。

上海外滩，南京路口，矗立着沙逊大厦。解放后，改称和平饭店。1946年的时候，在这座洋楼里，有一个“平正法律事务所”。这是由著名的“七君子”之一的沈钧儒和沙千里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林亨元合办的律师事务所。1936年，沈君儒等在上海领导发动了震动中外的抗日救国运动，全国上下响应。而国民党的高等法院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于1937年4月在苏州举行审判，以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起诉沈君儒等七人，引起全国愤慨和反对。人们崇敬领导这次运动的沈君儒等人，称他们为“七君子”。沙千里也是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。林亨元老家福建，1928年，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，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，在福州台江区后洲街道双虹书院旧址创办了双虹